

一案九罪

909401

44-572

C2241

44-572

C2241

陈源斌著

一案九罪

(京)新登字093号

一案九罪

陈源斌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875印张 232千字 插页2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067-4/I·375 定价：6.60元

印数：0001—4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世情小说为主的中短篇小说集。《一案九罪》、《天河》等四篇，是作家以泛法制观念，对两性问题及由此引出的犯罪、婚恋、青少年教育诸问题所作的生动描述和形象思考。《北撤河东》、《九州一溺》两篇颇似美妙的历史传说。《“王”字八题》则是身怀绝技的小人物的特写。

目
录

一室十三人.....	(1)
天河	(106)
北撤河东.....	(170)
“王”字八题.....	(245)
美的涅槃.....	(270)
九州一溺.....	(318)
一案九罪.....	(330)

一室十三人

一

那花实在奇异。她不能肯定这是一株妖花，但花开得绝对绚丽。她把两腿伸得挺直（象外国著名影星那样，她想），越过窗户去端详那棵树，和花。十月上旬一个晴朗下午的太阳，把光芒透过缺少水分的空气，慢慢抚弄着那树和花，抚弄着她立身的这间位于三楼的女生宿舍。缺少水分的空气影响了太阳的穿透，阳光清爽，阳光灿烂。一个女人在清爽、灿烂的阳光里走着。女人切进她的笼罩着那树和花的视野，女人从容提举着自己的两脚。

她已经在这间屋里住了整整一个月。她第十二个来到这屋。最先到的是班长（班长之所以为班长），第十一个是老大。在自己前面来的次序上的一头一尾都是已婚。当时，她小心翼翼地走进门来，她的铺位在靠窗的一头，铺位默默地等待着主人，先来的十一个人一拥而上围住了她：“你叫——？”一阵七嘴八舌乱着报出三个名字，供她首肯。她明白这屋应住十四个人，自己后面还有两人未到。她稳住脚跟，倾听着纷乱的询问。

是的，你赤着双脚，踩着布满茸茸芳草缀着露珠的田埂，穿过碧绿的庄稼地。你用泥泞的光脚踏上沥青路面，走到车站。你在车站旁边的水渠边把那双泥脚洗净，把那件褪了色的红底蓝花大襟褂子脱下，脱下沾满露水和杂草、泥浆的毛蓝长裤。你换上刚买的很别扭的对襟褂和直统裤，换上玻璃丝袜牛皮鞋。你跳上火车，撞进省城，登上这座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大楼，迈进333宿舍，十一个女生猛一下就极其热情地环绕在你的周围。你呢，只需脸上有一丝笑容，就可以很象个样儿地稳住脚跟，倾听她们真挚而好奇的七嘴八舌的询问了。

她甚至在大家面前把情绪稳定下来，拿眼打量着这个光线暗淡的房间。她十分奇怪别人为什么都不去住靠窗的最好的铺位，这张好铺位轻易地落入她的手里。同室人还在说着什么，她脸上依然挂着笑，一面注意着各人行李的多寡，借此判明一些情况。班长的行李少得可怜，如同过客。老大呢，行李塞满了整整一个空着的上铺，好象要把一个物质世界都搬来似的。她设想着，班长爱人拎着行李跟在后面走进来时，一定象个文质彬彬的秘书；老大呢，竟说那许多东西是自己爱人（按333规矩应称他“大哥”）一人一次性搬进来的，而且不凭借任何工具。目睹者立刻出来证实。那么，“大哥”必是位粗壮的佣工形象无疑了。她设想着，班长和老大这两对夫妻，如果一前一后走进来的话，那情形一定妙极了，可惜自己错过。这两个男人哪天会来呢？机会总有的，她安慰自己。接着她对自己说：我应该做点什么，以加强别人对我的第一印象。

她踱到窗前，猛一下推开那只开着三扇窗门的窗户，阳

光率先扑到她的铺位上，满屋一片光明。那十一个人在一片光明形成的瞬间，一齐舒了一口气，铮铮有声。快感充斥着省立交通学校职财（2）班333宿舍。她突然看到了那朵花，严格地说，是那花吸引了她。

一枝粉白的花就那种模样地开着。她立在窗前，忘了扣窗扇的搭钩。后来她弄清楚了，这枝花开在一棵梨树上，梨树在无风蔚蓝的天空底下寂静地伫立着，满树枝条萧瑟，花开只有一枝，一枝梨花。她忽然想起自己落地生根的家乡。春雨不声不响地朝灰色的山峦上一阵涂抹，漫山的梨树便是一片粉白。鹊雀交颈互鸣。年轻汉子扯开衣襟，眈眈着乌眼珠粗暴地往前扑来，如擒脱兔；姑娘嘻嘻咧了嘴不时用眼波做钩往后钩汉子的心，一幅心甘情愿、绝不雅观的角逐图。牡牛在山谷里舍命一哞，恰似长啸。满目粉白犹如梨花的海、梨花的洋，逼得你透不过气来。只得借着梦境，纵身一跃，投入这粉的白的喧嚣着的花的汪洋的怀抱。

女人现在进入到她视力圈的圆心点上。一枝梨花被遮住了。那棵树便和所有秋天里的梨树一样，身影孤单地才立在清爽的阳光下。女人的脚步不免蹒跚，一枝粉白暂时从世间退隐。她想：按家乡的说法，这树现在开花，纯属异常。从小至大，记得漫漫铺开的梨树，也有一两株在秋天绽开零星的花朵。可决不象眼前，一株无依无靠、形单影只的树，浑身的枝条瑟缩着，却有一枝满满开在绝不属于它们的秋天里。而且，这花多大，这花多粉、多白！这枝粉白的现在露出脸来，女人继续往前走。

这株花一直吸引着我，现在她想，一个泥土里滚大的乡下姑娘，总算有了一副文质彬彬样。当她恬静地立在省立交

校职财(2)班333宿舍窗户前，眺望着秋天阳光下的一切时，一枝不合时宜的梨花大模大样地招摇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，这姑娘怎能不心烦意乱，怎能不被这花吸引？女人顺着她飘荡着的思绪，一步步走到楼梯口前。

女人的身体被许多物体所羁绊。两根帆布带勒住女人左右肩头，每根帆布带上坠有两只或提包或挎包，两手手提拎着网兜，甚至背上还有一只黄包。嘿，“大哥”第二！这又是一个迟到的学生，她判断着。当初，“大哥”跟着老大走进屋来时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过，得把这颗头上的长发剪短，再把剪下的短发楂，粘到嘴边和下巴上，那就差不离了。她忍不住暗笑一声。

她望着女人开始艰难地登楼。这个迟到生会不会是333的哪一位呢（另一位已来信向学校申明退学了）？如是，那一间屋里就要住十三个人了。哦，十三，一室十三人，多么富有戏剧性！那么，这中间也会出一个犹大吗？

——我怎么总是这样多愁善感！

（她想，如果哪位作家碰到我的话，必定倒了大霉，他一定大惑不解：一个从那种荒山僻野、土墙茅屋里长大的姑娘，怎会象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城市姑娘那般，思绪纤纤细致入微？他恐怕从此不敢再提那杆笔了！）

她想：哼，十三！难道由于那块蛮荒地带的乳汁对我的哺育，我的下意识里，无论如何也得闪烁着迷信的光芒吗？

她看着那花。老辈人反复说过，长在坟地的梨树开花时，晚上绝不能从那儿穿过，否则魂儿就得被勾去。八岁那年，一个黑魆魆的春日夜晚，她在盛开着梨花的坟地前排徊了又徘徊。后来她终于把牙关咬紧，再松开。“我们衷心祝

福，您老人家，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、寿、无——疆——！”她唱着歌，“牛鬼蛇神”果然闻风丧胆，她一步步穿过坟地，穿过开在坟地里的一片粉白，再唱，再折回。将心定一定，魂儿仍在身上，一切都安然无恙！

从那天起，一个念头时时向她袭来：我也许会和同生同长的伙伴们不同，弄不好我会走出这山地，会干出点什么来。

二

女人一定在门旁边喘息了一会儿，调匀了呼吸才这么脸色平静地走进屋来的，她想。女人从昏暗的走廊里走进一片光明中来，女人的眼里搅起了一片花，一片迷糊的花。她注视着那花慢慢在那眼帘里平息。女人从容地站在那里。

照例是一拥而上，帮女人卸行李，打扫好铺板，再铺上垫单。她觉得自己身在其间，只剩一颗灵魂随自我游荡。班长带女人去盥洗室，片刻，盥洗完毕了的女人出现在大家面前。照例众口一声地问道：你多大年纪？“三十一岁。”女人说。

三十一岁。她想着这个年龄。怪不得我对她用了“女人”这个称呼，我没能象别的同学那样，猜想着对方属于贴墙上名单里最后两个名字中哪一个，我只凭着直觉就用“女人”做她的代词。那花蛊惑了我的正常思维，她想。我到三十一岁，会和眼前这个迟到的学生一样，既不比她老，也不比她年轻吗？她望着对方。对方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，一头湿漉漉的秀发披散在肩后，质地极好的栗色西装穿在身上，

怎么看都觉得妥贴。她记得在哪本书中看过，美女的标准身材之要素，是上身短下身长。她用这尺度检验对方，果然。而且有一个高耸的胸脯（三十一岁了呀！），细细蜂腰，丰厚的臀，颇长的两腿浑圆而挺直。有一种滋味涌上来，哦，大概还是八岁那年，她在这个季节里偷摘了一个柿子吃（柿子为什么要吃黄而不能吃青呢，当时她想），她咬了一口，那种涩味就从她的心里，——不是嘴里——往周身漫开去。她看着这个迟到的三十一岁的漂亮女同学，心里涌出了一股涩味。

“哈，你是老二！”大家齐声对迟到者说。她注视着对方对此的反应。照例，迟到者必须问一下怎么回事。没问。

“哦，你们得叫我二姐。”漂亮的迟到者仍然不动声色地说。她觉得“女人”一词被“二姐”所替代。“好，这个称呼好，二姐！”已经有人在叫开了。“二姐”这个词粗暴地把迟到者的学名从333宿舍赶走，建立了自己牢固的独裁统治。老大在一旁微笑着，就此可顺理成章地荣膺“大姐”的头衔了。

二姐站在那里，依旧不动声色，脸上不见倦意，也不见有成功的喜悦。

——哦，你有一个养尊处优的家庭摇篮，你有一个体贴入微、诚惶诚恐的丈夫；你父亲将是外贸局长或副县长或政协主席，你母亲将是妇联主任或宣传部长或人大副主任，你父母已离休但有一批心腹接替在重要岗位上。你在家庭的示意下和一个门当户对的你父母老战友的男孩谈朋友。你俩携手踱过明媚的春天月下，他吻了你一下，甜蜜的战栗感由嘴唇辐射到你的全身。你父母和他父母有一天当你俩的面说：

“把事情办了吧！”于是彩灯高结，红烛（用彩色灯泡代替）明烧，一床锦被成就了鸳鸯梦。你不甘寂寞，毅然求学；他呢，牢牢地坐在政工股长的位置上，掌着血红的大印——

班长把她推到二姐的面前。班长特地把她放到最后介绍。“二姐，这就是褚雪岚。”班长不免意味深长地说。二姐还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。例行公事，她想。我还不一定要你做“夫妻”呢；她想。她来到这间屋时，大家都已配成对儿了，她成了落群的孤雁，她成了“鰥夫”或“孤女”。班长有些抱歉地对她说，得看她的运气了：如果那两个迟到者有一个来呢，你就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“家庭”了。班长抱怨说：谁叫你不肯俯就一下，做“小妾”呢？

我决不做“小妾”！她说。哪怕两个人一个也不来，我也只做“鰥夫”。来了我就做“丈夫”，她对自己说。现在果然来了一个，班长果然意味深长地把我放在最后介绍给她，我愿意做她的“丈夫”吗？哦，她到底有没有丈夫呢？

“二姐，”她有些好奇地问道，“二哥为什么不送你来呢？”

二姐不答。满室的人一齐把乱张着的嘴闭住，屏息聆听着，仿佛谛听着演示生命奥秘的那极其遥远模糊的声音。大姐用目光表示了自己的责怪，班长则用目光命令她住嘴。对的，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，一个明摆着的刺人心头疮的问题，一个愚蠢到无与伦比的问题……333宿舍里，就数我最蠢吗？

二姐不答，二姐脸上不见难堪，不见游移，不见有丝毫的涟漪或波澜，二姐的容颜依旧未改，上前亲切地按住她的

肩头，二姐到了窗前，“嘿，你看这秋天的阳光！”

那十二个人也和自己一样苏醒过来。她想。原来二姐忌讳此事，二姐又不愿撒个谎来做遮掩，二姐决定诚实。二姐只好装做未听见，只好走到窗前说了一句“看这秋天的阳光”。她明白这个举动里所含的分量，她掂量出了这个二姐的深不可测。她怀着一丝歉意，抬脸去看二姐。

二姐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线惊诧。她看到二姐在那里木然呆愣。她顺着目光望去，哦，二姐竟也被那朵花吸引了！这花开了一个多月，333的其她女生都是熟视无睹，这花最初只吸引了333的我一个，她想。可是，现在这花在吸引了我之后，也吸引住二姐了。

有一道汁液将她的心灵之渠开，和那个呆愣着的人的心灵沟通了。她忽然觉得一阵躁动：“二姐，我和你做夫妻吧！”她说。不容二姐现出疑色，她笑着解释了333宿舍特有的婚姻制度。

二姐将心思从花那儿收回到她的急切冲动这边来，“你不是第十二个到这来的吗，这是一个双数呀？”二姐说。

“那两个安庆佬都缠住了班长，”她回头看了一眼，被提到者正在说着话，“他俩都协商好了，心甘情愿地一个做‘正妻’，一个做‘小妾’呢。”

“我俩‘同是天涯沦落人’了！”二姐跟着戏谑道，“你愿意扮哪个角色呢——你是求婚者，就做丈夫吧！”

她看到二姐说这句时开颜笑了一笑。这个人终于绽开脸笑一笑了，她想。她注视着这笑——一丝忧郁闪耀在二姐难得的笑容里。

三

“笃笃笃”，有敲门声响起。靠门最近的二姐正专心致志地叠一件衬衫，无暇顾及。“难道我敲门的力度不够吗？难道女人们总在干一些男人们必须回避的事情吗？”她听到男人的声音在说。

她走过去把门打开：“请进吧。”

只有一个男人。来人站在长方形的门框里，似乎不急着想进屋。他把两手背在后面，胸脯挺起，目光锐利地往房间里扫着，却迅疾而漠然地从她这个开门者脸上滑过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她退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。刚才这人竟是自言自语，她想。来人还站在门框那里，不动。

“噓，这房间弄得不错，”来人站在门框里继续说，“一点儿也不象产跳蚤的女知青宿舍和带空调的女作家宿舍，没有那股把每一个男人都熏倒的邪味！”

一个不懂礼貌的肆无忌惮的男人！她想。她发现自己坐在铺位上竟不能抬头看一看这男人。别的人也这样吗？这人明显是来333宿舍找他的同学或朋友或亲戚的。他找谁呢——他不可能找我——她想。难道是——？她想起关于那个家住省城同学（可惜此刻不在）的一些传闻，丈夫现在找上门来了。丈夫显然胆量不够，一进门就咋咋呼呼，其实为自己壮胆。他还可能找333的其他人吗？我本人能凭直觉判断出他会找什么人吗？

满室的人大概都惊愣在那里。没有一个人上前和他搭话。她勇敢地抬起头，打量着。嵌在门框里的那个人约有一

米七六左右的身材，两肩平而宽，往下逐渐瘦削，一条牛仔褲把两腿绷得浑圆，上身穿一件黄色灯芯绒西便装——这件普通的灯芯绒西装为什么给人一种质地十分高贵的感觉？她想——有一张五官端正的脸，有一脸飞扬的神采，有一种咄咄逼人、却引诱得你心头荡然一动的气质——她看到，二姐手中折叠的衬衫一下子滑脱，衬衫在床沿上磨蹭了一下，跌落到地上。二姐弯腰捡起衬衫，二姐继续叠那件衬衫。

“你找谁呀？”班长问。班长眼睛只稍抬起，在那人目光前就搭拉下眼皮，“——我肯定在找你的同学。”那人说。“你到底找谁呢？”班长还是抬不起眼皮，问。“——我肯定找这333宿舍里的哪一位。”那人还用这种语气说。

二姐缓慢而艰难地把头转过去，“哦，原来是你。”二姐说。

“你终于把头转过来了！”来说。

今天这场面好象有点戏剧性，她想。她看着，二姐把叠好的衬衫放到床头去，把属于自己使用、学校发的那张矮凳端过来，请来人坐。来人说了声：“怎么，想让我陷进二楼去吗？”做了个下陷的手势。二姐用手将铺位掸了掸，象征性地，来人动作很快地在床边坐下来。

二姐的脸上没有惊诧，也不见有意料之中的神色，二姐既不热情，也不冷漠，二姐的脸上是热情和漠然两种神色的中和体，二姐一声不响地翻找着饼干听，又一声不响地把饼干听放到客人面前，忙碌的双手不见有一丝映照内心世界的颤栗。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二姐的客人嗑起了瓜子，仍用那种目光朝室内望着。“怎么，你不想把我介绍给你的同室了？”那人说。

“这是我的同学。”二姐面朝着大家说。

“为明确这种同学身份，我在这儿等待了漫长的岁月。”来说。她想：这个人倒有些意思。“怎么，难道我想知道这间宿舍里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也得再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吗？”来人把一脸笑容凝在那里，笑容里那种飞扬的神采欲隐可现。

“好吧。”二姐站起身。二姐从班长开始，介绍着每个人的姓名、年龄和籍贯（包括不在场的省城同学）。“喏，这是褚雪岚，金寨人。”二姐忽然介绍到她了。她连忙抬脸想笑一笑，不由自主地，那努力挤出的笑容，却在对方锐利一瞥下消散得无影无踪，任怎么努力也不见重新聚拢。她注意到，二姐用的声调与刚才不同。

“小金寨！”那人说，“小金寨，我肯定你和你们的二姐关系不同异常。”

“我叫‘褚雪岚’。”她说。

“小金寨。”那人固执地说，“我知道你以前的名字叫‘褚雪岚’，可是你现在叫‘小金寨’了——小金寨，你和二姐的关系更密切，我的感觉对吗？”

一个自我扩张型的男人，一个坚决将他的意志渗透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才肯罢休的倔强人，她想。

“那你呢，我们怎么叫你呢？”她想了一想，决定试着进攻一下。

“我是你们二姐的同学，你当然叫我‘二姐同学’。好了——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：我的感觉对吗？”他的目光闪烁。

她感受到这个人渗透力的强度。无论如何，你得承认这个人的感觉准确极了，你不得不如实回答他。

“我们是夫妻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！”二姐同学扩张着的气焰在一瞬间似有收敛，只有一刻。他如同苏醒过来似的，慢慢向窗户那儿踱去，二姐同学向窗户踱着脚步，象她那天为了表现自己而欲去猛推窗扇，象二姐那天为了掩饰尴尬而欲去看秋天太阳，二姐同学在窗前呆站着不动。

你能辨别出秋天太阳穿过缺少水份的空气以后，比任何季节的太阳更显得清爽、更显得灿烂吗？你能看到那蔚蓝的天空底下孑然立着的一株梨树吗？你能看到盛开在如此爽朗秋天里的那支花吗——你能象我，象二姐，在我和二姐之后，被那枝花吸引吗？

二姐同学慢慢转回身来，渐渐恢复了常态。“你们这间宿舍里住了十三个人，”他用目光扫来扫去，却不在任何人脸上逗留片刻，“一室十三人。当心，按道理，这里面有一个犹太呢！”

晚饭铃“当当当”地响起来。众人都拿着饭碗抢出去。二姐也在搜寻碗筷。她心头不禁一阵怅然若失，我为什么有这种失落感呢？她问自己，因为他没看到那花、没被那花吸引呢，还是他没机会把“一室十三人”这个话题谈透？二姐将搜寻出的碗一齐交给她，请她代买菜，“不论价格，拣最好的每样两份。”二姐说。她征了一下，想问：“两个人能吃这么多菜吗？”二姐已匆匆走出门去，她只得欲语又止。

从食堂回来，她发觉二姐铺位前的方凳上，放着一瓶酒，和足足有四斤重的偌大的烧鸡。